

管蠡集

汤润千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法商学院资助

管蠡集

汤润千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管蠡集/汤润千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202 - 04568 - 8

I. 管... II. 汤...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1211 号

书 名 管蠡集

著 者 汤润千

责任编辑 李文龙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曹玉萍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50

字 数 410 000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04568 - 8/C · 10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选入这本文集的 26 篇文字，除了一两篇，大都是参与当时学界的讨论写出的。

上世纪 80 年代初，国际共运史学界曾有将五个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及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文献整理出版的计划（非常遗憾，这个计划未能全部实现）。我有幸受托参与第一国际的有关文献的翻译和整理，这期间，写了几篇有关第一国际的文章。收入文集时，有的文章的个别文字略作了改动，有些注释根据后来出版的文献中译本重新作了校订。

进入 90 年代，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破产，人们开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新的探讨，我也曾加入这个行列，试图梳理经典作家的论述。

苏联解体了。我曾试图作出解释，为此做过一些努力。有关的文字大都收入到这个集子里。这里收进了一篇《认识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历史沿革作了粗略的评介。那是有鉴于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及俄罗斯独立初期的政治生活中，俄罗斯东正教会曾扮演过特殊角色。

进入新世纪，我对全球化问题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也产生了兴趣，陆续写过几篇文章。

两篇为高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程教材所写的《导言》，大体上反映了我对当时这门课程的状况的粗浅认识。

此外，《潘光旦与“中和位育”》一文，是对恩师的怀念。收

入这个集子，作为我的永久的记忆。

在这里，我想说，这些文字，粗疏肤浅，管窥蠡测而已。不过，敝帚自珍，结集印行，留给身后吧。

承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王凤鸣教授和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张继良院长的关心，石家庄法商职业学院的几位领导——李田贵教授及许顺亭和吴满财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以及河北人民出版社各位领导的热情帮助，使这本集子得以面世，在此深表谢忱。

是为序。

2007年5月1日于河北师范大学

目 录

马克思为第一国际制定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纲领的斗争·····	(1)
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组织建设·····	(20)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期的英国友人·····	(40)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国际历史学的奠基者·····	(55)
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1871—1873)·····	(69)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简明教程》导言·····	(86)
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创建时期的贡献·····	(97)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导言·····	(106)
“民主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和演变·····	(123)
解放思想 开创共运史研究的新局面	
——党的“十四大”笔谈·····	(144)
民族矛盾和苏联解体·····	(147)
论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战略性错误·····	(17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概念的论述	
——纪念恩格斯逝世 100 周年·····	(184)
认识俄罗斯东正教会·····	(198)
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	(210)
列宁与无产阶级专政	

——几点商榷·····	(230)
苏联凝聚力的勃兴与丧失·····	(241)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	
——庆建国五十周年·····	(370)
潘光旦与“中和位育”·····	(386)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几点思考·····	(403)
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题·····	(413)
克里姆林宫易帜十年祭·····	(430)
十年后的思考·····	(459)
“入世”的喜与忧·····	(468)
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484)
为“中国道路”喝彩·····	(502)

马克思为第一国际制定科学 共产主义原则纲领的斗争

在马克思的生平事业中，第一国际堪称冠冕。恩格斯说：“摩尔的一生，要是没有国际，便成了挖去了钻石的钻石戒指。”^①第一国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最重要阶段。

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赖有马克思为其建设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全面而又深入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赖有他在其中所充分发挥的独一无二的、卓越的领导作用，国际工人协会才得以成为作为第一个历史形态存在的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才得以完成了它的伟大的历史使命——“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②，帮助工人阶级实现从宗派主义到建立独立的群众性政党的转变。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建设中，马克思特别关注于它的纲领的制定。马克思认为，——如他后来所说的，“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③马克思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雄韬大略，依仗他独有的强大的理论力量、丰富的策略经验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国际的纲领中逐步确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纲领的确立，是国际工人协会之成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④的基本标志之一。

从国际工人协会诞生时的历史条件出发，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它的原则纲领的制定，看做是一个伴随工人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发展的过程。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之间的原则性斗争。

早先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洲政治反动时期所从事的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无疑为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作了准备。然而，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国际公众大会的召开和宣告成立国际协会，则毋宁说在更大程度上是当时欧洲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自发高涨的结果。国际成立的时候，欧洲的工人阶级仍然处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的桎梏之下，工人阶级的各个队伍的理论发展水平，颇相参差。9月28日圣马丁堂大会选举产生的作为国际协会领导机构的临时委员会^⑤，其成分五光十色；其中既有英国工联派领袖，也有各国流亡工人的领袖，还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代表人物，以及英国合作运动、资产阶级激进共和运动和文化教育慈善团体的活动家。这些人都以其特有的宗派主义狭隘眼界来看待国际协会的诞生。他们虽然在重新高涨起来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汇聚到了一起，但大都同床异梦，各有打算。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新诞生的国际组织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是力图把它置于自己的影响或控制之下，并按照自己的理论观点来塑造这个组织，以便利用它服务于自己的宗派目的。当时，在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马克思“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⑥只有他才看到了欧洲工人阶级的这个新生婴儿的远大未来和伟大的历史使命。然而，在临时委员会里，马克思及其坚定的拥护者暂时还只占微弱的少数。临时委员会的这种组成，反

映了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实际水平。国际成立之始，马克思的旨在把它引上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道路的一切活动，旨在最终为国际制定出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纲领的斗争，必须从这个客观实际出发。

为了起草国际协会的纲领性文件，临时委员会在1864年10月5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一个九人小委员会。马克思被选为小委员会委员，这就使他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参与并且很快就独自承担了国际的第一批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马克思的巧妙努力，成功地克服了想要把按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起草的原则宣言和浸透了马志尼主义精神的意大利工人互助团体的章程硬塞给国际的种种图谋，并且终于导致了1864年11月1日总委员会以很大的热情一致通过他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⑦

在起草这两个文件的时候，马克思非常清醒地估计到“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够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⑧而成立国际的目的是要把理论上的发展还处在很不相同的水平上的欧洲工人阶级的各个队伍联合为统一的大军，因此，为了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等国的蒲鲁东派，德国的拉萨尔派摒诸门外，就不能像当年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那样，在文件中直截了当地宣布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而不得不“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⑨对于《共产党宣言》中所早已阐明了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目标和道路，采取最一般的表述形式，使在工人运动中仍占支配地位的各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都能接受。这就是说，在当时，必须为国际制定一个既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立场，又使参加国际的各派工人都感到满意的十分广泛的纲领。

《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正是满足了这些要求的“真正的艺术作品”，^⑩它们确乎是高度的原则坚定性和高度的策略灵活

性和谐统一的伟大杰作。这两个文件只宣布了国际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在于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同时声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争取解放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并且指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它的经济解放的手段，而“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⑩还说英、德、意、法的工人阶级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⑪强调各国工人阶级彼此亲密联合的重要意义。这些纲领性原则，既保证了国际在组织上的广泛群众性，同时也规定了国际之作为无产阶级的国际性的政治组织的性质，从而为逐步把国际建设成为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开拓了道路。

从表面看来，这个纲领似乎是妥协的产物。其实，这两个文件完全是马克思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广收并蓄，刚柔相济，主动提出而为中央委员会所一致接受的。马克思“当时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⑫，以期逐步达到以科学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共同的理论纲领和政治纲领的制定。

马克思是正确的。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马克思要是采取另一种方针，在《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中像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那样明白地、直接地提出问题和说明问题，那就势必或者会遭到中央委员会里多数委员的拒绝，因而把国际协会这个新筑起的舞台拱手让与各个宗派，使他们可以利用来上演自己的活剧；或者使国际只联合服膺了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的少数人而成为一个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狭小宗派，因而可能为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所淹没。国际的根本任务在于为马克思主义敷设一条通向工人阶级群众的意识的道路。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可能为国际造成完成这个任务的必要条件。国际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欧洲工人阶级的各路大军在国际的旗帜下实现大联合，通过反对资

本的共同斗争，通过总委员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讨论，通过国际的报刊上的情况交流和意见交换，逐渐使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深刻认识到他们曾经信为万应灵丹的各种理论或方案，并非能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济世良方，为使他们更透彻地洞察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开辟了道路。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为历史的进程所粉碎，到国际结束的时候，“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⑩而欧美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都聚集到了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反映无产阶级争取彻底解放的共同要求的科学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中确立起来了。

，

二

国际的第一批纲领性文件中所提出的各项基本原则，只有沿着科学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才能发挥其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强大作用。历史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⑪国际的原则纲领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科学共产主义同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进行论战并取得胜利的结果。国际内部的这种论战，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和不可避免的，它反映了欧美工人阶级克服工人运动早期阶段所固有的宗派主义的过程。

1865年上半年，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同约翰·韦斯顿进行的一场论战，对于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提高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目标和道路的认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委员会委员约·韦斯顿是一位老欧文主义者，他贬低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意义，他认为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徒劳无益甚至有害。他把这个论点作为提案提交总委员会讨论。显然，韦斯顿的这个论点的思想基础是消极地屈从资本主义剥削，这对于工人运动是非常有害的。在这次论战中，马克思作了《工资、价

格和利润》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远远超出了批驳韦斯顿的论点的范围，它不光是针对韦斯顿个人所持的贬低罢工的意义和否定工会的作用的有害论点，而且也是针对反对罢工的法国蒲鲁东派和轻视工会作用的德国拉萨尔派的。报告阐明了经济斗争和工会组织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进攻和保卫切身利益的斗争中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这篇报告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前就简明扼要而又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对英国工联派有强烈影响的英国庸俗经济学家（如约·斯·穆勒等）的理论，以及工联派满足于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细小让步的改良主义观点，向工人阶级明确指出了雇佣劳动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⑧

在国际的创立时期，以国际为中心的欧洲工人运动，显示了它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它的组织性日益增强，同时也显示了它的思想理论水平在迅速提高。1866年9月召开的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总结并且巩固了这个时期的成就。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写的《临时章程》正式通过了《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还就会上讨论的一系列最重要问题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案。代表大会在决议中明确指出了工会和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意义，并告诫既不要夸大它们的作用，也不要轻视它们的作用。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工会不仅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的日常斗争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尤为必要。还认为，工会不应该仅仅注意反资本的直接斗争，不应该不过问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工会不应该抱着狭小的目的，而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⑨所有这些，表明了一个事实：国际以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章程

和正式决议的形式，承认了马克思所高度概括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性原则，承认了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工会和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任务，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必要性。日内瓦代表大会是马克思维护和发展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性原则的一个重要阶段。

然而，国际在其创立时期，从最初的纲领性文件，到总委员会的其他文件，到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文件，都没有直接涉及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问题——财产关系问题。1867年的国际洛桑代表大会在讨论中半自发地涉及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是这次代表大会未能克服蒲鲁东派维护小私有制的观点。^⑧只是在1868年的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才通过了一项确认在经济上必须把土地、矿井和矿场、铁路等等转变为公有财产的决议，从而在第一国际内第一次公开宣布了社会主义的原则。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取得如此重大的进步，完全是马克思努力奋斗的结果。鉴于洛桑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的蒲鲁东派在国际内部的颇大影响，马克思决心要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使科学共产主义取得对蒲鲁东主义的决定性胜利。^⑨为此，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在国际内进行了艰巨的工作，把一切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分子都聚结起来，帮助他们提高对科学共产主义的认识。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在这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部伟大著作对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作了最深刻最全面的论证。它所作出的结论被工人阶级“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是“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⑩这部著作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纲领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它的出版，使国际的无产阶级核心获得了反对宗派主义的强大的理论武器。工人报刊借这个东风所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宣传，特别是恩格斯所写的书评

和通俗著作，帮助了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摒弃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狭隘观点，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原则。

同时，马克思领导总委员会为这次代表大会所做的长时间的、系统的准备工作，也对社会主义原则在代表大会上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 1868 年 1 月 28 日，总委员会就决定发出通告，号召各支部研究和讨论准备列为代表大会议程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土地、矿藏、运河、公路、铁路等等，它们应该是个人私有财产并为私人的利益服务，还是应该把他们转为公共财产，并使之完全为社会服务？”^①马克思直接参加了代表大会议程的制定，并且倡导和组织了总委员会对议程中主要问题的讨论。总委员会和各支部的这些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的活动家和各国的国际会员进一步理解无产阶级社会纲领的最重要的原则。

由于有了充分的准备，同时也由于有杜邦、约·菲·贝克尔、列斯纳、埃卡留斯、肖、克莱因等这些持科学共产主义立场或非常接近这个立场的代表们在马克思指导下所做的努力，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代表大会在原则上承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优越性，尤为重要的是肯定了“变可耕地为社会的公有财产，并由国家按国家关于矿场和铁路所规定的条件将它出租给农业合作社的社会必然性”。^②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在国际内科学共产主义原则战胜了蒲鲁东主义维护小私有制的教条。一年以后，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土地所有制问题，确认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承认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的私有制而把它变成公有制，承认必须废除土地私有制而把它变成公有制，^③从而无条件地肯定了国际的社会主义纲领。

二十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

制。”^④现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正式确认了生产资料由私有转变为公有的原则，从而为国际的纲领奠定了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这是国际工人协会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纲领发展途程中的伟大一步。

三

既然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在这以后，第一国际就应该进一步明确回答通过什么途径来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问题。第一国际的文件曾一再重申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它的经济解放的手段，反复强调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现在需要进一步制定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到 60 年代末，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倾向。各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进一步提高，建立工会、合作社、教育团体和其他形式的工人团体的过程，各国国际组织的团结和统一的过程，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性质。尤其有重要意义的是出现了在民族国家内建立以国际纲领性文件为基础的独立政党的历史趋势。德国工人阶级在 1869 年第一个把这种趋势变成了现实。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建立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他们的榜样力量，大大推动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还在 1871 年革命前，许多国家的工人在建党方面都进行过尝试。不过，当时的先进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些朦胧，还不懂得区分政党的任务和其他工人组织的任务，既没有提出党的斗争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也没有提出党的战略和策略。这些问题，只能靠马克思主义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经验来作出科学的回答。

作为这种历史趋势的对立物，国际内部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一种反动的倾向，这就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派的分裂破坏

阴谋。巴枯宁派在组织上进行篡权分裂活动，在理论上鼓吹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提出主张各阶级平等的纲领，兜售摒弃政治的说教。巴枯宁派这些论点和活动对国际是非常有害的，是加强国际的组织建设，促进国际的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纲领的制定，推动建立独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的严重障碍。

针对巴枯宁派的这些有害的言行，马克思领导总委员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代表国际明确宣布，像巴枯宁派那样鼓吹废除继承权，“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⑤；巴枯宁派宣扬的所谓“各阶级的平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拼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⑥并且再次强调，各国的国际组织的专门任务就是“要支持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⑦

怎样理解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呢？英国工联派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问题只归结为议会代表权问题。在普法战争前夕，针对工联派的这种狭隘观点，马克思指出：“对工人政治运动有各个不同方面的考虑，我们必须有一个把这些方面都包括在内的综合形式。”^⑧马克思当时没有直接具体阐明这种“综合形式”是什么，显然，这也需要通过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提供的实际材料来作出回答。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政治形势，极大地推动了工人运动，引起了工人阶级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使工人阶级的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马克思从公社革命的实践中，看到了具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和实际步骤。公社革命所提供的极其丰富的实际材料，使马克思能够在他为国际总委员